H. H. MU CHINESE LIBRARY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其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　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

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比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　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霣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脩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昌論著如此譬天地之高厚賛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
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
其爲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
菑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
以公錢七萬及廞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
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其月其
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黄庭
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
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
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
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

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

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愒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令河東爲縣吏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隷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

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
奚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
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㢈
庸之奇以為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令則止
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
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
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
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
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
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
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捘耒耜而挾書棄有

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
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
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
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復中與權吳
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
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
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
君力學以待舉修已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
退則来燕于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宫室不能風
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
學可以責士之不来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

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冨減德放貧爲濫強有力者嚚桑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来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冀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爲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

當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故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葺檻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所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不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

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莫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無事安然者奉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致也滎陽呂侯仲修　仁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守焉爲閬中太守知學問爲治民之源知恭儉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整暇之表裏江山除風雨於以燕賓客講閱觀遺洮泳翼翼千里之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間名於江[illegible]

黄其其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後作賦詩以爲魯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閒一都會民習慓忮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橐橐其閒不事本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

嶷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桒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爲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爲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還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屨

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爲邪之本而有得焉謂其
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齋
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
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垤
[illegible]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
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
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
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耻
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
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於宮聲聞於外夫事其
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

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蘄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爲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己得己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鑱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監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来未嘗不樂也

故古之人觀乎黛来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
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
賈春卿来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
息之地豫章黄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盖以謂去前
日之上庳下陋塵滃蛛絲隅角黮闇鳥鼠之宅而爲
今日之軒楹高明户牖通達便齋曲房两宜寒暑并
陰高梘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爲賢者
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爲記黄庭堅曰魏都國北
門上佐也事無所不關决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
無事内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
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

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爲難治者皆出
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爲吏牘所埋沒
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吊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
省至其廨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
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
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
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爲來者之勸也春
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
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
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
事天材絶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爲得

失顧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来

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聖涂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駃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不爲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録録畏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審吏爲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啟問故老訪明賢之遺事而二君之政寂寥無聞蓋士安既賜死而敬輿别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

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支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盖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彊擽煩材有餘地

而晚暮爲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欝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爲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户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刺使理所令日兩趨衙退則秖承録判將校事相關臨煩言易生煩事難專於令户籍繇稱七萬

子不同所以病令使故難工者

令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

無傳爲由馬逵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

月官資以能右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款識令令陳適用汝器始辨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媺惡則遺民作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爲人下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爲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群者其簿籍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馬君以来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爲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

爲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崔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産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爲用决訟失其情或虜掠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爲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麝臍以百計蜂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爲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奏箐中矣至今得其人櫛垢爬庠民以按堵而異時號爲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爲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署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

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爲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事舉以詔條[illegible]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鄙夷其民子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興文慜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来十人刻石以爲後觀而屬予記之子産曰抑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興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来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

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蒔不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豫章黄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生衡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皆光明動徹如堅氷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

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井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勵精萬事事無過舉然聽數有美祥頗井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恠漢世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所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梧黠吏不舞文則不必虎北渡河里胥不

必追擾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鶡来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而微信奇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輙向火叩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崤澠不通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禄勲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

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佞萐莆扇庖蓂莢紀曆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燄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惨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土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楊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爲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圃曰聯芳架閣於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四十年来者不嗣垝坦汙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其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斂不深鞭罰而政和乃浚沼開圃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揜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於予予爲作詩詩曰昰有社稷古千户侯吏不自喜以歲月偷高侯爲邦民不吏賕吏姦輙得有駈有鈎

去其螟螣麥禾既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賓贊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違女桑孔時高侯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蓽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不偶驚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伏於田里與野老並耡灌園秉屋不以有涯之生而

遂無僊之歎久乃蘧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
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
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
居類市隱也揔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
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
矣擴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繚
以松柟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
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
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

[illegible]心亨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鷄之羽遂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劖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

皐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大雅堂記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

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人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氷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
諸身而已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
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
収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
収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
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
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
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笑曰韓子
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収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
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
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

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

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裛
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終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記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欄市井犬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爲僧舍八區以其六爲律院以其二爲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凈因院僧道臻奏詔選舉可

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爲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爲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求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爲藏經其物材無苦窳護墨

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邪手如數一二予以謂
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邪夫用力則外畏而
不来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極
此其故何哉邪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天澤虎
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
而不知其所從来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故萃乎予
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
其妙處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子勉之藏成
予爲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没總公之世而經櫝
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邪與後来主事者枘鑿
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来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

六乞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頤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爲廣夏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仞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物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樸遷華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俱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楊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表有野、夫獻地爲山之勝絶處也萬金買之以爲書堂時方、多故未暇命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騷騷於富貴然語其舊僚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國數年乃即書堂爲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脤爲之亦推野夫獻地爲已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煑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榻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

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以行義耆老至善遲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山橫行遲道者也於是開先始爲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爲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支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於東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卧病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屋一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無慮四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

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人夜半而過門無不得其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院飯游客常居飯僧之半而珙以其餘與遺化於四方之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歎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之費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

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忌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爲世界主佛母爭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耶雖然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強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

我將賚東溪之菜縣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蓋如来藏中之說客菩提塲中之游俠邪歟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江西多古尊宿道塲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内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来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户籍而單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爲童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末山谷以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往来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嘗道

雲巖初無藏經慨然欲辨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
而道行不能感人論者紛紛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
韶陽老人得道於黄龍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約山
間二十餘年矣自言山野不解世事無出山爲人意
邑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宿商度曰欲興雲巖法席必
得本色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公於是遍致之韶陽
公幡然受請入居方丈之東死心寮中居數月粥魚
齋鼓隱隱谹谹聞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
拱手韶陽公曰與十方人作粥飯緣則可矣非老人
爲道而来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
草深一丈吾恐雲巖門外荆棘生焉不得已衆竭力

爲我置藏經具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人語而謀爲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屋大爲經堂嚴以金碧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如此且閱三歲檀化爲魔種種沮壞部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所攝去魔即佛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爲檀自謝負墮鳴蠡伐鼓相我成功於是四方来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不爲之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爲所依然後衆成部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是中有正法眼句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機如京師印經者僧希文部陽老人

者大長老悟新山谷道人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黄庭堅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黄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㵎溪有道場曰興化禪院相傳以爲隋初有頭陀卜築此山得名曰靈臺院至會昌而籍沒大中再許度人有利相禪師實化草來皆爲金碧號澄心院嗣興者曰伏虎禪師歲遠失其名蓋常以道行伏虎鄉民生敬其經行死奉其塔廟至今遺基巋然水旱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宅而已至慶曆中賜名興化禪院於今七世無赫赫可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㣲

住持弼嘗入黄龍心泐潭文之丈室自以爲聞得力
句於東林常總禪師不能補壞支傾偷過歲月鋭意
興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有東林之規摹又得長沙
僧志秀爲之佐故七年而大厦稱山凡所以尊崇經
像安養聖賢包容作務館穀賓客無不稱事高明顯
融又栽杉十萬以關盛衰蓋方事之初民愼展者家
有古墳櫧林相其材可大用而人以爲不可得已而
櫧林之中夜聞鍾梵或以告弼試往諭之愼氏四十
餘院欣然同施人歆其祥於是傾財獻力遂崇成耳
惟積散難根大緣難成非其時不興非其人不能夫
更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苟完可謂積散矣空山之

聞四旁去州縣遠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謂大緣矣櫧林鐘梵非所應有而驚動此其興之時也弼以淨行而主此緣秀又爲之竭力凡一切作務病者不悔死者不怨皆曰令我盡心盡力必將惠我三昧其人又能也夫東林千歲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爲屋千楹成壞無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化去今弼尚未老訖臻厥成尚行緫公之道哉故爲之記記其興廢而勸請之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本父老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承和二年而亡其名

又言江南李昪初爲徐溫乞子時徐知訓不能容昪置酒伏劒士欲殺之行酒吏刁彥能知其故以手爪昪昪寤起走伏於此院北山間古松下以免及昪有有國名院曰來壽云其後僧紹熙焚巢毀像掃地幾盡天聖初知縣事太常博士董黃中遂紹熙以授僧自元而院中興景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元之徒繼主事者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事絫成上北山斬竹開屋凡數十楹旻死其弟可云可進敗隳寺居略如紹熙時鍾魚不鳴像設風雨云等不能有乃求以十方人主事閤知縣事晉陵胡宗質開封李士高始以邑中士大夫耆老之願起宣州

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持蕪湖未嘗有十方院院又蕪廢不可措手人以爲興之難而餘以元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山人（人一作道俗）以爲瑞有屠者故凶恐於是坊欲解牛三夕不能奏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磑方念作經藏而法教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於市上風饕雪虐道無行人而夫須襏襫出作佛事故邑人動心焉其有耆老亦有修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是坐賈行商與田閒著姓破慳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貞貧士一錢而乞之而人有施四十萬者故歲行八周興舊起廢於今可

以安方來禮勤舊下逮冗從皆有舍區又為大轉輪經藏其費鉅萬方歲之不易居民薦菑於水火若不可為而餘之立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燕湖古大縣嘗為丹陽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連檣輔我者衆則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仆吾以是發吾世為之以能成難成（一作是故能成難成）遂濟登茲黃庭曰此山蓋為永壽院者幾百年為吉祥院者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為禪居再閱廢興可為累歎物之成壞相尋馮虛而責實蓋難為功今餘之功緒且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密延四方之有道者為之法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為磑下牛所笑哉故為

之記其所從来使後有考焉餘蓋授法於太平州興國脩睦而其同學弟仲珪實左右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鄡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翻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爲隈隩其土泉非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

後縣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庇風雨以食熙寜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易爲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長老惟湜自一百事權輿頓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爲之股肱於年宮殿粲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畢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蘚壁户牖洞者虫蛇之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薙築刋堊糞衍以爲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歆而嘗無聚祿而望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来隨食南

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爲我記之清隱出於福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鑒決遠之室浮山臨濟之七世孫如雷如霆觀父可以知子矣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維物外禪師冲日有道行以江西楊氏順義中築室於廬陵郡之仁山其言傳故院不廢至于今爲隆慶禪院熙寧乙卯禪師利儼自黄龍慧南道人所來樂仁山而駐錫焉儼器宇重深才智能任事其初舉事緣占却人心告以刻華嚴經論板書經費鉅萬人勸

其功期月而成儼曰黄龍知見之香可以普薰斯人矣於是安意莊嚴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吾師云五十六億萬歲當有大丈夫来自善足天於龍華菩提木下三轉法輪度諸有緣人稱所有施法佛及僧是爲將来聽法種子其會盟以二月十九日至元豐三年其自遠近皆會有異僧来吃飯忽不知所如道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傾江西湖南而僧伽浮圖出光明相照此會人無不歸心故儼因此會供施轉化多人爲轉輪經藏木石金碧妙天下之材百工妙天下之手閱二歲而粲成機發於踵大車左旋人天聖凡東出西沒鬼工神械耀人心目其費無慮二千萬

皆人自勸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蓋如此豫章黃庭堅曰夫一缾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歳無豐凶施者常滿門彼非有大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爲之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爲保障是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絶峯上極得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爲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規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

益堅其求於人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爲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爲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是笑之者皆恥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已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無一臂不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辦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是化之自武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醇樸不琱鐫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

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邑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朞月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井泉滴瀝一州泉味皆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上泉滴亦不汲汲似爲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子孫皆當病水癰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

可忠告之遷以避數世之禍

吉州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比缺守輙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爲爼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救敝所先下書教民諭以苦語奬拔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引慝釋其黠染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繫輕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二人氣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

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奇人物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者慶色異本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爲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獨爲吉瑞魏侯因改秀野亭以爲三秀屬豫章黃庭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　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氏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塔

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歲月皆失欵識其傳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量有尼智遷數大言人以爲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教堙沉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牧隋文受命仁壽改元廼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地所至皆發祥下璘三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諷護至其州卜吉地爲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人得豫章核古瓴甓中

置銀甖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大晦冥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相函蓋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来屢見光景志怪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爲無是道彼恢詭譎恠流俗喜傳無以爲有寡見淺聞又裁耳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氷霜醯雞斷無天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實録遺主塔僧師惠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言勒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来鎡錤在同光之末令祐堂堂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于宴坐真人開宋六合爲

家時維令準以第纖袑持臨濟家法鼓板鐘魚寂寥之
百年有僧父子父餬其鄰子乞于市文慈重元海岱
維清如雷如霆十州震驚育者得眠釂者傾施日飯
三百猶不賜覺海若冲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
味飲者不同冲子智航蓋士夫選諸根猛利逖出魔
胥昔在天鉢風雨及牀瓶鉢三世冬溫夏凉有窣堵
波畚築所開發函得骨莫詔其誰稽首摩拂舍利涌
出衝齒附骨如珠瑟瑟迺考圖記準實藏此壽七十
五同光之季累甓莊嚴鍾唄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
智悲林下家聞得意自足蒿萊荊棘不純不縛因時
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龜藏六玫石作銘閟世

陵谷

清隱院顯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爲樂無上両足尊初說脩多路爲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無耳聞經無姤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莂有大福田爲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爲淨供雖然大陽門下法士徧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鐘魚鼓板釋迦普口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

山飯在往来船非唯曲爲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来客於湖陰將二十年其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黯黑漸湫不堪人居蝸涎蛛網經綿几席有以故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徜徉乎旁久乃得之因其舊蓋不易一瓦塞故牖以爲壁搴故壁以爲明不加一木而堂成知言師而来者莫不粲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意近於自然爲之名曰自然堂且爲道其所以名曰動作寢休頹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爲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

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強名辱而羨榮汨汨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之術而假脩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爲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爲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冊青而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餙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巴山尉辛紘堯夫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爲客煎茶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棧

閣繞山腹下視深谿悚人一徑穿山腹黮闇出洞乃明洞中畧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厥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碚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潤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

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媼賣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鹿角灘下亂石如囷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夫隨磐石爲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爲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觕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携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間身候湯手

栭得味旣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傳子正也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五終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贊

江氏家藏仁宗皇帝墨蹟贊

昭陵仁聖與天同功不刻不雕萬國文明日月照臨無有隱側一滴之雨澤及萬物簡言易從易言易知皇祖有訓信如四時雷聲不作天地淵默遺黎懷仁霣泣翰墨

錢忠懿王畫像贊

文武忠懿堂堂如春中有樗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

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爲帝臣送君者自崖而反以
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耿大物而成仁

王元之真贊

天錫王公佐我太宗學問文章致于匪躬四方来庭
上稍宴衎公舍朿石責君堯舜采芝商山以切直去
惟是文章許以獨步白髮還朝泣思軒轅雞犬栝鼎
群飛上天真宗好文且大用公太阿出柙公挺其鋒
龍怒鱗逆在廷岌岌萬物並流砥柱中立古之遺直
叔向以之嗚呼王公其尚似之

東坡先生真贊三首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一作嚴陽）金馬（一作金門）石渠

閹士如牆上前論車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本有義形于色爲國山河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其二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鑾坡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

也投之於鯤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與天地相終始

其三

眉目雲開月静文章豹蔚虎炳逢世愛憎怡怡五一作立朝公忠炯炯

寫真自贊五首

余往歲登山臨水未嘗不諷詠王摩詰輞川別業之篇想見其人如與並世故元豐間作能詩王右轄之句以嘉素寫寄舒城李伯時求作右丞像此時與伯時未相識而伯時所作摩詰偶似不肖但

多髯爾今觀秦少章所畜畫像甚類若瘦豈山澤之儒故應臞哉少章因請余自贊贊曰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不謂之能賢何也顏淵當首出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享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藻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沈陸之屈懷迷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又白首而不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爲若乃登山臨水喜見清揚豈以優孟爲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耶

其二

吏能精審里行婣郵則不如兄元明而無元明憂疑萬事之散斟酌世故銓品人物則不如其弟知命而無知命強項好勝之累蓋元明以寡過而知命以傲世如魯直者欲寡過而未能以傲世則不敢自江南乘一蘆舟又安知乘流之與遇坎者哉

其三

或問魯直似不似似與不似是何等語前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後乎魯直若甲若乙不可勝紀此一時也則魯直而已矣一以我為牛予因以渡河而徹源底一以我為馬予因以日千里計魯直之在萬化何翅太倉之一稊米吏能不如趙張三王文章不

如司馬班揚傾傾以富贍酖毒而酖毒不能入其城府投之以世故豺虎而豺虎無所措其爪角則於數子有一日之長

其四

道是魯直亦得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且置且道喚那個作魯直若要斬截一句藏頭白海頭黑

其五

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張大同寫予真請自贊

秀眉廣宇不如魯山槁項黃馘不如漆園韜光匿名將在雙井談玄說妙熱謾兩川枯木突兀死灰不然

虛舟迕物成百漏船

張子謙寫予真請自贊

見人金玉滿堂而不貪看人鳳閣鸞臺而不妬自疑是南岳懶瓚師人言是前身黄叔度

故棘道廖君畫像贊并序

廖君翰字仲良治生有猗頓之材知予有朱公之智初居郁鄢而遷于棘道推郁鄢之田以棻其兄買山於裊户郎其人以耕稼不征其財力數年遂役屬數百家而富以十倍乃大治産居延儒學以爲子師禮游士以爲子友命子琮爲進士遂登嘉祐二年進士第戎人仕於朝自琮始君年三十以

郡吏與夷戰於馬鳴溪敗績自没水中流數里或獲以舟得不死後五十年而爲士大夫家有家法居戎州第一君壽七十九而歿里人愛之故有畫像于壽昌院後三十年琮以承議郎致仕家居贈君其官思配前人之德乃新畫像之室而請余爲之贊

廖君儻遨卒享五福其艱其勤天畀戩穀治生之材可以治邦知子之智可以使能耋老于鄉以福孫曾在爾後人思其艱勤思其好賢維衣食之源瞻像思孝勿墮其教

故江陽楊君畫像贊

楊君存道累世以儒學知名薦於鄉乃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於予爲同年進士其爲人孝弟慈祥其文學鄉先生以爲可宗其爲吏不愧古之長民者不幸年四十九而卒其葬也予爲贊其畫像以教其鄉縣之子弟云存道諱從居江陽久矣莫知其所從遷也贊曰

顯允臨邛吏師文宗能者述之德宇恢恢踈而不失有物實之於義當然確乎不奪強者屈之愛民如子曰予用威誰其卹之圖像如生雖不能言誰敢忽之其事在人歲月其逝匆隧失之後有禼董詢事考言尚其筆之

故陳氏畫像贊

女歸能婦義止宜家誰其向道探深見遐入古人室立妙法句自履實地告人悟處忽爾心疾累歲狂癡為忘我難使人厭之迨其解化莊語告戒堂堂夫人凌鄭同派

喬令真贊

抱璞而居其誰別玉喬君不獻自尊兩足窺其獄户視其邑庭吏無重糈民有頌聲提平如砥持廉如水觀其中公清有餘相其貌固凡人耳

文勛真贊

榮如辱如誰喪誰得萃如嗟如不見聲色為吏不殘

去其敗群好賢喜士黽勉而勤子克家吾稅駕舍几而寢漠然即化眉目在圖慰爾時思藹然粹溫以無恙時

李冲元真贊

治百鍊之金而中黃鐘之宮琢無瑕之玉而成夜光之璧可用饗帝可用活國師曠不世而無聞韞櫝藏之而無悶士亦何得於山林元勛而蓋轂也故肥遯

宋喬年真贊

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爲師用其多以見己相遭於功名之會圖像麒麟獨行於寂寞之濱照影溪壑大者四時爾小者風雨爾豈真我哉

宋宗儒真贊

宋子勃窣心有古鏡朝四暮三爲笑不競放一捨一猶著禪病探丸起死味藥知性憂患不入乎盃中抱胡琴而風聽若乃脫冠袒裼捫蝨應客目如愁胡拊髀而呼是必追橡栗於雲杪探水月於江湖然後快於心與

陶兀居士贊

眉山吳元祥得意於酒與世相忘者史應之贊之曰兀兀陶陶陶陶兀兀是醒是醉布衣簪紱涪翁乃名之陶兀居士而增贊之

兀兀陶陶借書借不得陶陶兀兀問字問不得是醒

是醉佛也會不得布衣簪紱有人扶便得

史應之贊

眉山史應之愛酒而滑稽對鄙不肖醉眼一笑司馬德操萬事但好東方戲嘲驚動漢朝窮則德操達則方朔天地一壺不膠者卓應之老矣似愚不愚江安食不足江陽酒有餘

麟趾贊

麟有趾而不踶仁哉麟哉有定而不抵仁哉麟哉有角而不觸仁哉麟哉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筇竹杖贊

厲廉隅而不劌故竊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雪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嚥李而瘦涪翁晝寢蒼龍掛壁涪翁履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秉閒而孺子成名

義松贊 洪州西山翊真觀

西山之松有歲寒之質懷其同氣耶旣分矣復合而爲一涔露雲雨老大霜雪匠石輟斤樵夫歎息人之同氣去本末遠宰上之[illegible]蔽芾成陰有其于戈日尋余不知其何心

三笑圖贊

二豪之所爭不滿三隱之一笑三隱之所笑不解耶

舍之顏耶舍之印霧鎖雲埋九年面壁此印方開

倦鶴圖贊 子瞻畫石伯時爲作歸鶴余題曰倦鶴圖

儻萬里之仙驥羾九關而天翮亦倦飛而歸止矧人生之嗟勞饑食北山之薇蕨寒緝江南之落毛安能作河中之桴木寧爲籬落之繫匏

席子澤槃礴圖贊

百遇毒而成醫九折臂而信道慈子而長人之幼愛親而壽人之老蓋嘗飲長桑之九而得耆域之草此天地之仁氣也而席子以遊方之内知萬化之如今忘一世之遺我臨流濯足脫帽箕坐寄槁竹以孤嘯哂秋葉之驚墮此天地之義氣也而席子以遊方之

外觀壑若陵對鄉若兵客或箴之曰俯仰之間禍之槖也虎不可暴河不可乘席子笑而應之曰此天地之強陽氣也誰能以久生於是方噓竹萃纖膜眼吟弄風月使客忘返吾但恠其多能不窮不知去方朔之近遠

趙景仁彈琴舞鶴圖贊

無山而隠不禍而禪聽松風以度曲按舞鶴而忘年鏗爾舍琴而對吏忽空入而来前察朱墨之如蟻初不病其超然

胡逸老呉生畫屏贊

两虎戲搏文章露千林號風雷款雨慎勿私闘傷瓜

距豺狼野千即當路

易生畫獐猿猴貛贊

穴居木處相安以飲食生渴饑愛憎無師而自能其皮之美也自立辟其肉之肴也故多兵風林露壑伐木丁丁雄雌同聲去之遠而猶鳴彼其不同臭味故眴目而相驚惟蟲能蟲惟蟲能天余是以觀萬物之情

畫墨竹贊

人有歲寒心乃有歲寒節何能貌不枯虛心聽霜雪

畫牧牛贊

鼻之柔也以繩牧之心之柔也以道牧之縱而不蹊

人之田其惟早服之

畫馬贊

御與馬相得維予止作萬里不日而復士志於學則亦無息以師友爲轡策及其至焉維爾力

黄庭畫贊

君誦黄庭内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聦户月墮我前黒氣剥盡朝日鮮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旁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旣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厭𪇆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絶口行已旋我記其言夜不眠

觀世音贊六首

海岸孤絶補陀巖有一衆生圓正覺八萬四千清淨眼見塵勞中華藏海八萬四千毋陀臂接引有情到彼岸涅槃至死不二見是則名爲施無畏八風吹播老病死無一衆生得安隱心華照了十方空即見觀世音慈眼設欲真見觀世音金沙灘頭馬郎婦

其二

自心海岸孤絶處戒定慧香補陀伽觀身實相淨聖尊自度衆生大悲願一一遍滿鏡本空八萬四千垂手處夢時捉得水中月親與獼猴觀古鏡

其三

聖慈悲願觀自在海岸孤絶補陀巖貫花纓絡普[illegible]

嚴度生如幻現微笑有一衆生起圓覺即現二十二
應身壁立千仞無依倚住空還以自念力

其四

以法界印印諸善根以平等印普印諸業八萬四千
毋陀臂諸佛承我称提力八萬四千清淨眼衆生依
我成正覺補陀巖下白花風月照海漩三昧底

其五

聖慈悲願觀自在小白花山住道場海漩三昧覺澄
圓三十二應施無畏有一衆生發大心願度我身及
含識萬仞峯前撒手過觀音豈復異人乎

其六

敬禮補陀巖下水邊十方三世無不現前願我亦證空覺極圓處處悲救火中生蓮

江南李後主夢觀世音像贊

補陀巖中大慈聖滄浪石上觀生死南州麼聖師子王感夢白衣施無畏夢回洒筆具光相照鏡還與我面同當時若會照鏡句旅下江南作閑客

了觀師繡觀音贊

六合内外若有不觀音處則此絲縷不能堅固橫此三十二應共此一光明聚了觀觀音自知金針落處知落處女媧補天夜夜雨

麗道者繡觀音贊

道者侏儒從山谷累年自謂予云家富於財父母死無兄弟年三十不嫁聞山谷食素遂盡散其貲與族人作頭陀從山谷不衣帛不臥榻一齋之外水亦不飲

八萬四千唯两臂三十二應無來往悲觀一切造諸業慈觀諸業熾然往清淨觀時無本根幻影重重蒙古佛有能出世自觀音即受老翁無畏施

十六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尊者賔度羅跋羅墮闍崑崙兒奉金匣國王坐前瑠璃花盆正坐左右手作印前有香印小僧奉鉢國王取火然香印

尖阿羅漢賓度羅奉持末後如来印日中一鉢千家飯處處作佛事饒益以我身心五分香作光明雲雨大千取火燃香世界主能遍法界唯心辦

第二尊者迦喏迦伐蹉迦濕彌羅國王坐一作正右手作印坐前瑠璃盆花崑崙奴奉經匣國王作禮

佛記一切賢聖衆皆以無爲有差别如来乃至阿羅漢同入涅槃三昧海二乘設不見此理是則波旬顛倒想稽首迦諾迦伐蹉看花結印同無相

第三尊者迦諾迦跋釐墮闍合左右手作印胡奴奉經小僧持課

駕羊超出風火宅跨兎求度生死河昔乗如来初方
便自徹海漩三昧底三乗如来悲願力身如光影現
十方持經不染文字相是名第一離欲者
第四尊者蘇頻陀左手持經小僧傾瑠璃瓶
水飲虎
斑斑之獸本山林升堂入室作輿衛小僧奉施軍持
水弭耳来受救渇供朐中猛虎自調服是故異物成
一家我觀閻浮提衆生同牀猜忌若冰炭
第五尊者諾矩羅阿氏多西面彈指胡奴執
印杖小僧奉瑠璃器中有兩孔雀尾
㲲首具六波羅蜜稽首得無生法忍㲲首佛敕久住

世稽首救世世不倦者天上人間福田施心無高下依佛慧遍與有情作功德故受孔雀墮尾供

第六尊者跋陀羅住在耽沒羅洲面西坐疊左右手國王奉如意小僧合掌

能以一切聲聞佛胠以法忍出世法宴坐分身應十方不取涅槃自饒益伏住泥沙觀止水中有菩薩清涼月無明風起作浪波方會如来同覺海

第七尊者迦理迦執白拂小僧奉匜胡奴濾水

佛光影中大衹多八萬細行滅塵勞愛護有情如眼目胡奴来供濾水囊手持白拂起清風奉持所謂佛

直指小根魔子欲横戈弓折箭盡皆消霣

第八尊者伐闍羅吠多羅指顧有所言小僧作香篆胡奴奉香篆臺肩掛淨水寶餅

百和香中本無我光透塵勞一一法佛法本從空處起炳然字義照太空以此一香應發心東方出日西方雨我今稽首伐闍羅是真離欲阿羅漢

第九尊者戌博迦住在香醉山中執羽扇胡奴奉金爐小僧奉来禽

香醉山中夏木陰来禽磊磊承風霧山鳥銜飛墮聖前小僧渠雪羞時供胡奴知是說法時故奉金爐聽時事有說法相無言說無說無聞是真說

第十尊者半託迦住在三十三天長眉持數珠小僧合十指天王獻鈴杵

龎眉寂默坐空禪萬年一念無緣促手珠猶作奢摩他寄迹普賢修萬行梵天来獻瑜伽具問人親見世尊來撥開眉目示梵王諸天皆得法眼淨

第十一尊者羅怙羅持經小僧奉經帙國王跪坐

一身入定多身出屈申臂頃四天下如世篋藏諸有物及以絲縷彝工木小兒贊歎或恐怖耆老智者但袖手佛說神通方便力度脫衆生具功德

第十二尊者那迦犀那持印杖小僧合掌

胡王獻七寶

四十九年大赦主波旬請故入涅槃佛身常尋法界住非其境界故不見末法衆生勘福田衆魔染衣汙戒律瞽首那迦住世間令我常生遇佛想

第十三尊者因揭陀振金錫龍擾坐下國王獻鈴

如来寶伏降魔相慈悲威怒震十方毒龍帖耳汉雷霆逆鱗可摩若家狗我法未嘗惱衆生不令肆毒生恐怖但以本来悲願力情與無情共一家

第十四尊者伐那婆斯受國王獻寶塔國王胡跪胡奴奉塔坐

八萬四千寶浮圖不如一念心清淨惟此有相檀施福三塗八難所依怙佛以一花示迦葉笑中有刀世不解而以法盡付諸人深藏寶骨待梅里

第十五尊者阿氏多奉手爐國王注水灌蓮花盆小僧奉花

萬山相倚碧巑岏靈鷲一峯聖賢宅如來往昔經行處林泉鳥獸皆遂向清淨眷屬千五百魚日不聞鐘磬音閻浮提中大福田蓮花會上菩提記遂一作回

第十六尊者注茶半託迦合掌受龍女獻珠案上設鈴杵小僧奉手爐

持軸山中大慈聖普應諸供作佛事雖設大鈴金剛

杵如世休馬槖弓矢龍女來獻九淵珠無心奉施無心受清淨之衆見尋常相視還如土木偶

見翰林蘇公馬祖龐翁贊戲書

一口吸盡西江水磨却馬師三尺嵩馬駒踏殺天下人驚雷破浪非凡鱗馬祖龐公水泄不通游儵方樂科斗生角

清涼國師真贊 摘裴休語

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藏世間解谷響入耳性不可為清蓮出水深不可窺萬象紛披花開古錦啟廸羣珉與卉露飲哲人去矣資何所參即事之理塔鎖終南

木平和尚真贊

一尺三寸汗脚草鞋掛龍牀角他日清涼半座果然未忘禮樂一一漚裏木平稽首一漚薊覺

南安巖主大嚴禪師真贊

石出山而韻自丘壑松不春而骨立氷霜今得雲門柱杖打破鬼窟靈牀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欲與三界作陰凉此似昔人非昔人也山中故友任商量

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真贊

定光古佛不顯其光古錐透穿大千以爲囊臥像出家西峯參道亦俗亦真一體三寶彼逆我順彼順我

遂過即追求虛空鳥迹驅使草木敎誨蛇虎愁霖出日枯旱下雨無男得男無女得女法法如是誰奪誰予令君感怒免我伽梨既而釋之遂終白衣白帽素覆須髮皤皤壽八十二與世同波窮巖草木枯腊風雨七閏香光家以爲祖薩埵御天宋有萬姓乃錫象服名曰定應

黃龍南禪師真賛

我手何似佛手日中見斗我脚何似驢脚鑽却狗口生縁在甚麼處黃蘖褰走乃有北溟之鯤揭海生塵以長觜鳥啄其心肝肺乃退藏於密待其化而爲鵬與之羽翼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自爲鑪而鎔凡聖

之銅乃將圖南也道不虛行是謂無功之功徧得其道者一子一孫而已矣得其一者皆爲萬物之宗工以丹墨得皮得骨我以無舌贊水中月

大溈喆禪師真贊

即邪是正即藥是病乞水指井乞飯與甑殺人如麻出邪命定而得正命尸羅清淨而八萬四千清淨是謂毗盧遮那正法眼藏以平等印封之以僧伽梨蒙之無心者來彈指門開聖凡不盡金鎖生苔丹青圓互南北呈露影落千江誰知月處

五祖演禪師真贊

問道白雲蹣躓著自家底無心萬事禪一[illegible]

路逢摩登伽石上漫澆水赤土畫簸箕也有第一義誰言川蟸磋具相三十二

慧林冲禪師真賛

廓然豁爾師不自知工何能寫脺然衎爾工以爲真師不謂之假金然玉爾物自賔之木然石爾孰能親之維丹青不能新之其孰能陳之

法雲秀禪師真賛

法雲大士天骨巖巖如來津梁我實荷擔手提日月斷取莊嚴國土入此佛土位置城南有目無目疑聖疑凡擊大雷霆布灑甘露大圓鏡中慈悲威怒維此象法依正法住後五百歲亦莫予敢侮誰爲請主世

界主女

溈潭乾和尚真贊

平常心是道南泉只貶得眼菴內人不見菴外事趙州猶是擔扳秋毫不穩方丈前萬仞深坑但到牢關柱杖子天下橫行平如鏡面實如石師子借問是誰溈潭道人萍鄉老子

溈潭我和尚真贊

枯木突兀傲睨萬物頂門上眼正法中骨

長蘆夫和尚真贊

松枯竹瘦是其歲寒也山高水深不可犯干也取多國土莊嚴此土如陶家手也拂除方丈置榻而坐一

不受也首出萬物淵默雷吼寐寥者之參也若夫以
法界印印毛印海則驚僧繇而走巫咸也

雲蓋智和尚真賛

哆哆啝啝搭猱左科喫十方飯唱快活歌任踈慵没
禮數趯則去招則住住似著衫去如脫袴禪徒苦口
勸和光揑聚虛空要消路

仰山簡和尚真賛

不戒而六和恭敬不禪而十方清淨不學而文理井
井不吏而施於有政壽八十餘閱人三世孝於塔廟
勤力勤禮百室崇成檀者疊疊齊始如終蘊竆於指
耋老而精明豐肉而神清和同而不濁退屈而不陵

是謂大雅之士惜乎其不發諸朝廷

黄龍清和尚真贊

黄河徹底凍白髮通心白雖有顧陸手百巧畫不得

大通禪師真贊

前波法涌後波大通大通法涌徹底澄空圓照頤海千漚一實圓通法流滔天沃日三世一念十方見前銅崖鐵壁不可攀緣見即彈指蹉過萬千大則徧圓異位通則真假同源觀者著眼是傳非傳

寶梵大師真贊

穆然而肅毘尼藏也煕然而温同塵相也默然而說法中龍象也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淵然而深

術也悠然而思入詩律也鉢囊如空不受實也室中生光無長物也十有七年為法城塹也五十八夏圭璋無玷也蔪然而秀出火宅也瀏然而化薪火息也子孫繩繩奉承丹青睟子睟明吾觀其役物之智袖手微笑人挹其臨財之清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六